



《凶戀》寫發生在廣州市郊一座私人宅宅「蔭園」內的故事。蔭園內住了不良於行的女主人吳太太，她的女兒凡英，外甥女景宜和客人志方、麗晶，故事的發展集中在 男三女，四個年輕人身上，主要寫心理不平衡的凡英、麗晶，插進正常人志方和景宜愛戀中的瓜葛……易文慣於編劇本，《凶戀》很注重情節的演變和場景，喜歡留下讓小說人物發揮的空間是其特色。



內地著名作家莫言到成都參加書博會，人家請他講話，他也不客氣，直言不諱地說：人年輕時記性好，應該趁着年輕的時候多讀一點書。

「讀書總比打麻將有意思」，那是莫言等文化人的結論，在他們眼裡，讀書可以益智、廣識、悅情、養心，因而「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至於麻將嘛，無非是市井里弄裡的小玩意兒，老頭老太消磨时光的娛樂工具罷了。可在那些沒多少文化的「麻友」那裡，打麻將可是比讀書有意思多了，可夜以繼日，能廢寢忘食，不可一日無此君。魯迅對此就十分理解，他雖從不打麻將，但他頗為善解人意地在《讀書雜誌》中寫道：「嗜好讀書，猶如愛打牌一樣，天天打，夜夜打，連續的打，有時被捕房捉去了，放出來之後還是打。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目的並不在贏錢，而在有趣。」

而一向溫文爾雅的胡適，卻對麻將痛心疾首，上世紀二十年代，他曾說過：「中國的男人們以打麻將為消閒，女人們以打麻將為家常，老人們以打麻將為下半生的大事業。我們走過世界，可曾看見哪個長進的民族、文明的國家，肯這樣荒時廢業的嗎？」他算了一筆時間帳：二十年代中國社會每天至少有一百萬副麻將在操作，就算每桌只打八圈，以每圈半小時計，就要消耗掉四百萬小時，相當於損失十六萬七千多天，約五百年的光陰。金錢的輪盤，精力的消磨都還在外。由此他評論說：「麻將只能是愛閒蕩、不珍惜時間的民族的特專利品！」」他的話未免有些過激，其實，麻將沒那麼大罪過，對許多麻友來說，「不為無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即便他不「修長城」，也不一定會去讀書或幹什麼正事。

的確，麻將上癮會耽誤工作、影響讀書、荒時廢業，但如果持之有度，勞逸結合，麻將與讀書是可以兼而有之、並行不悖的。梁實秋就著文證明：「麻將不過是一種遊戲，玩玩有何不可，許多著名的文人學者也喜歡打麻將，梁啟超、徐志摩等都是此中老手……」尤其是梁啟超，還有句名言：「只有讀書可以忘記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記讀書。」只要不是沉溺其中不可自拔，意在消閒、娛樂，偶一為之，節假日聚得三五好友，打上八圈，換了腦子，鬆了筋骨，在笑聲喧嘩中度過半日，也不無樂趣。

但年輕人如果也在麻將攤上一坐就是半天，大呼小叫，樂此不疲，那是很讓人擔憂的。因為，他們正是該發奮讀書、努力創業的好年華，不懂的事情太多，不明的道理太多，而這些東西在麻將桌上是學不來的，只有來自於讀書學習。須知，讀書對一個人、一個國家的益處無論怎麼說都不為過。對於人類和社會發展來說，讀書是文明的起源，是歷史前進的動力，是人類進步的階梯，對於個人來說，則是事業成功必不可少精神和知識準備。所以，莫言的告誡雖然刺耳，還是很有道理的，但願那些老「麻友」保重身體，量力而行；年輕「麻友」們能毅然告別牌桌，金盆洗手，多讀書，發奮工作，早日成才，善莫大焉。

前一陣看到網上一個帖子，說美國大都市人如今也在房前屋後開闢菜地，自給自足了。中國讀者的回覆點評是「看來美國人的日子也不好過啊。」我失笑之餘，也想到我住的小鎮隨處可見的菜園。

R 是校友，現在我校教務處工作，本職工作是幫助教授們和校方申請各種研究基金。但他決不是我們想像中「四體不動，五穀不分」的知識分子。他繼承了父親（原我校英文系教授）留下來，超過一百歲的老屋，屋後自己種了一些蔬菜和香料。作為我們美食會的中堅力量，他平日不但對時令蔬菜和香料頗有研究，還會帶些當季蔬菜和大家分享。

周日天氣晴朗，我和R約好去看看他的園子。他讓我直接到屋後，因為他正趁着天好，在園子裡幹活呢。去了一看，才知道R的菜園其實很小，就是



小鎮農家樂

東西走廊

馮進

種烏鎮的存在，讓我們的心靈在這裡稍作休憩。

枕水江南——烏鎮

亞亞

易文在編劇及導演生涯以外，還擔任過《掃蕩報》及《香港時報》的編輯，出版過《下一代的女人》（重慶自動出版社，一九四四）、《真實的謊話》（香港海濱書屋，一九五一）、《替星》（香港大公書局，一九五二）、《雨夜花》（台北長江出版社，一九六四）……等好幾本小說，如今大家見到的約八萬字長篇《凶戀》（檳城檳榔社，一九五五），是蕭遙天主編的《檳榔叢書》之一，當年只印二千本，不多見。

《凶戀》寫發生在廣州市郊一座私人宅宅「蔭園」內的故事。蔭園內住了不良於行的女主人吳太太，她的女兒凡英，外甥女景宜和客人志方、麗晶，故事的發展集中在 男三女，四個年輕人身上，主要寫心理不平衡的凡英、麗晶，插進正常人志方和景宜愛戀中的瓜葛……易文慣於編劇本，《凶戀》很注重情節的演變和場景，喜歡留下讓小說人物發揮的空間是其特色。

醉書亭

寫小說的導演易文

許定銘

一九四〇年代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文學系的江蘇吳江人易文（一九二〇至一九七八）原名楊彥岐，一九四八年起在香港為影片公司編寫劇本，後來還在國際、電懋、國泰、邵氏等公司任導演，曾編寫劇本六十多個，執導過四十多部電影，是香港一九五〇、六〇年代的名導演，主要的作品是《空中小姐》、《青春兒女》、《快樂天使》等。

周日（十四日）一早，丁士兄從北京發來短信：「老范昨日辭世。」並隨附七絕一首：「旬前探望病容瘦，灑脫尤言真老頭。值夜晝眠驚盡起，暮秋何處話先憂。」暮秋何處話先憂？老范真的走了嗎！

記得〇八年五月離京赴港前，電話裡向老領導告別。當時老范病後初愈，年初突然暈眩診斷為輕度腦血栓。老范談笑依舊：「嚇了我一跳，虛驚一場，沒事的，現在又可以上課了。」我囑：「以後可不能再騎車了。」

老范，我們多麼希望您現在還能夠騎車啊！記得九十年代初，那時老范已是年近花甲，在中央黨校學習，有一天晚上居然從頤和園騎車回到王府井的辦公室，並戲稱，騎車可以鍛煉身體。老范就是這樣一位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的領導。早年在《經濟日報》工作過的同事，無論是報社的老人，還是新入社的年輕人，大家都親切地叫他「老范」，從來沒聽到過有人叫他「范總」。但在大家的心目中，老范，永遠是一位倍受尊敬的領導和師長。

老范辦報帶隊伍，不僅身體力行，而且愛兵有加。當時在《經濟日報》，他不僅喜愛像詹國樞、震震、楊潔、丁士、王若竹等一批已經嶄露頭角的大才，連像我這樣大學畢業剛進報社的小年輕，都能引起他的關注。當時我在群工部工作，一次寫了一篇上訪者多次上訪而得不到解決的小文章。次日上班，主任老史告知，老范讓我到他辦公室來一趟。當時總編輯辦公室在三樓，群工部在一樓，我一邊上樓，一邊心裡直發毛，想着

在後院靠近東南角闢出一小片地，大概五米見方，種了幾樣蔬菜：中國茄子、牛蒡、番茄、辣椒、和各種拌沙拉的生菜。他說，他是利用這種陽光燦爛，為自己種點小菜。問他種好從哪裡來，他說有的在本地農夫市場買，有的則去州府的一家店鋪購買。他還說，他種菜完全是無為而治，種下後就不管了，所以收穫時每有驚喜。而且，他的菜地日照較少，所以收穫往往比別人晚；他種的又是本地人不種的作物，常常可以用來回報別人送他的番茄和甜玉米。

說着話，R又帶我去看他種的香料。屋側南門外，一簇九層塔（basil）長得生機勃勃，R說他的母親一直在這個地方種九層塔，他小時候就記得。R自己又在幾個小盆子裡種了香芹（parsley）、甘菊（chamomile）等，都是用來做菜、泡茶的。R的園子裡還有一棵烏梅樹，是他的父親手植，至少有四十歲了，並且附近又自動長出了一些小烏梅樹。樹下是蓬蓬的覆盆子（raspberry），他也常採來做水果和果醬。他說，園子裡還有幾棵胡桃樹，只是每年的果實都被松鼠瓜分，從來輪不到他。倒是學校宗教辦公室屋後有棵蘋果樹，每年結果時無人問津，便宜了他：他採來做蘋果泥（apple sauce），味道也很好。

參觀完R家的菜園，深感「小景致」中的大學問。美國大城市因為地少人多，擁有自己的菜園是一種奢望。可是在我們這樣地廣人稀，土地肥沃的中西部小鎮，居民自己種花種菜是家常便飯。經濟方面的考慮可能是其中一個因素，可是更重要的還有保證食品安全、提供運動機會、培養審美情趣、改善人際交往等多種好處。自家種的菜，當然真材實料，不會濫用化肥農藥。

終日在辦公室電腦前工作的人，業餘時間參加體力勞動，活動下筋骨，也是不花錢的運動。更何況，種出自己的食物能增強自信和成就感，又可以把瓜果蔬菜作為禮物贈送親朋好友，能和鄰居、同好交流心得，增加感情，真是好處多多啊。

是不是哪兒出錯了。進了老范的辦公室，見面他問：「你就是鄭光興，今天這篇寫得不錯。尤其是第一句『你今天又來了，』……」我突然鬆了一口氣。後來一次，我根據一位上訪者的反映材料，核實後寫了一篇某省不執行中央政策，自搞土政策的批評報道，發在一版頭條。文章見報後，在該省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記者站打過電話來，說該省領導很生氣，要找報社論理。作為一名入行不久的新記者，我心裡着實忐忑不安。中午在食堂買飯碰到總編輯老范，剛想走開，老范喊住我，問道：「文章的事實你都調查核實過嗎？」「都核實過。」「那不怕，你不要有思想包袱。」

當時在《經濟日報》的年輕記者都有過這樣的體會，只要你有一點點進步，總編輯老范總是鼓勵不斷、稱讚有加。記得九三年我到記者部工作不久，接到一個任務到河北黃驊市採訪，回來後寫了「黃驊，正走向大海」，發在一版頭條位置。過了一段時間，一天將近下班，老范直接打來電話，讓我到他辦公室去，一見面就非常高興地對我說：「丁部長今天在會上表揚你了。」

原來下午中宣部開會，內容是關於整頓行業不正之風，會上，丁關根部長在批評了個別幾家報社記者利用採訪吃喝、收禮的不正之風後，說道：「我們的隊伍裡也有好的記者，《經濟日報》有位記者叫鄭光興，到河北黃驊市採訪，不僅沒有吃拿人家的東西，連人家派個車接都不要。」

後來我才知道，徐惟誠副部長的老家在黃驊，黃驊的書記去看徐部長，徐部長順便問起：「《經濟日報》的那位記者給你們寫了這麼好的報道，你們是不是送人家東西了。」黃驊的書記說：「不僅沒有送東西，連派

山鄉（攝影）冰凌



六歐分的尊重

翟傑

初識烏鎮是在《似水年華》中，古雅秀麗的烏鎮，似水纏綿的故事，奇詭唯美的畫面頃刻間就讓我對這一水鄉着迷了。沒有過多的濃妝艷抹，也沒有太多的俗世凡音，有的只是一份屬於水鄉所該有的靜謐，平平淡淡的氣息，彷彿等着你又等着送你走。

狹窄的青石板路，傍水而築的民居，蕩起無數漣漪的烏篷船，帶排門的店舖和一座座承載千年的石橋，它們悠長長地連連起來，等着來尋找歷史的人。時間在這裡凝固，歲月在這裡迴盪，一切都如書中的人。人們說在烏鎮，看到的也是歷史，於是腳步突然間變得緩慢起來，因為如詩如畫的歷史不能像車窗外的風景一樣一掃而過。有着六千餘年歷史的烏鎮，經過時間的疊加已積蓄了太多的故事，每一段故事都成為了烏鎮的客人們心中的一道風景。濃重的歷史氣息就如海邊的微風一樣撲面而來，讓人們明瞭萬千，陷入歷史的洪流。好似看見了梁昭明太子在此苦讀詩書，構思編纂；漫畫家豐子愷在河邊散步，思考繪畫；大文學家茅盾在窗邊沉思，好像哪部文學名著就要誕生了。南朝的文學家沈約、南宋史部侍郎陳與義、明朝的李樂、明末清初的農學家張履祥等都是被廣為傳誦的烏鎮前輩。一代一代的延續傳承，讓烏鎮的歷史文化成為了一道無法抗拒的景觀。世上本無景，有了欣賞的人也就有了景。於是我分不清烏鎮的存在是為了自己還是為了看它的人。

如果說城市是身著華服的都市麗人，那麼烏鎮就是身著藍布罩衫的女子。畫棟雕樑，粉牆黛瓦，高高低低地站在江南水鄉，看看水，看看橋，看看深巷和曲弄；搖櫓的烏篷船從橋下晃晃悠悠地行過，激起一陣漣漪，不知在擺渡着什麼人；參天的銀杏樹千年來一直默默地守護着這一片的這片土地，愛護着土地哺育的人民；深宅大院裡鎮着的是大門卻關不住裡面的風景；廊下走着的人沉醉於這美麗的夜晚和夜裡的寧靜；一條條曲曲弄帶着我們走向一個又一個故事。細細地靜下心來品味這烏鎮的靈秀亦或是深沉，朦朧朦朧的月色下它給你歡喜的是一種心靈上的安靜。突然間你喜歡起《似水年華》裡，一群人圍在一起下象棋，在一起看戲時的那種喧鬧，給了安靜的小鎮一種別樣的風情，不同於城市的車水馬龍，只是給小鎮注入了不同的一股活力，一種生機。看到那樣的情景，讓人頭時有一種着落感，一種親切感，不需要過多時的一種誘惑力。讓從繁華都市裡遠道而來的客人在卸下一身的疲憊，身心放鬆地享受着這由小街、小橋、小河搭建起來的烏鎮。

聽說烏鎮的每一座橋都可以過同一條河，走的路不同，目的卻是一樣。就像我們的生活，不一樣的方式只為達到同樣的效果。突然間覺得烏鎮又像一位老人一樣向我們訴說着什麼，告訴我們一些平實的生活箴言。也許他就是一位經歷了滄桑歷史的老人，在歷史與現實的交叉口教會我們做出選擇。真正的小鎮選擇存在於這個現代紛繁多變的世界裡一樣，它以自己的方式來告訴了我們它的選擇。於是給了我們一種烏鎮的存在，讓我們的心靈在這裡稍作休憩。

## 梁思成和林徽因故居

許揚



人與事

位於北總布胡同位於東城區東南部，因清朝屬鑲白旗，清乾隆時稱城隍廟胡同。因街內有一城隍廟得名。此廟建於明萬曆十八年（一五九〇）。清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重修，彼時香火甚盛。次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香火自此開始蕭條，宣統時稱城隍廟大街。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因廟有礙交通，遂拆毀。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稱北總布胡同。北總布胡同二號原是用建協和醫院的餘料所建，是美國煤油大王洛克菲勒基金會董事長為其父母蓋的。抗日戰爭時一個日本官僚曾經在此居住。日本投降後，此宅被收歸國有。根據停戰協定，為調處國民黨、共產黨之間的軍事衝突，成立了軍事調處執行部，簡稱軍調部。中共代表葉劍英、國民黨政府代表鄭介民、美國政府代表羅伯森，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也參加。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此宅為軍調部國民黨代表駐地，後又歸國民黨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運璿居住，解放後成為某單位宿舍。北總布胡同三十二號曾是北平國立藝專的舊址，後來成為人民美術出版社的社址，直至今日。

兩個月後的七月份，報社在桂林開全國發行會議，會中總編輯做報告，講到整治行業不正之風，加強隊伍建設，當着全國各地宣傳部領導和記者站全體工作人員的面，老范又一次點名要我站起來讓大家看一看，當時我真是很不好意思。

當時的《經濟日報》條件遠不如現在，大家擠在王府井的六層小紅樓裡辦公，總編輯、副總編輯每人都是一間十幾平米的小房，老范的辦公室連個空調都沒有，記者出去採訪條件也很苦，但大家在老范這樣的領導手下工作，始終能夠感受到一種成長的快樂，工作的熱情、激情永遠是飽滿的。

老范走了，這樣的離去，是每一位曾經在他身邊工作過的人的銘心的惋惜和痛楚。老范，您為什麼不能活過一百歲呢？

記得〇六年《中國書畫》雜誌在國家書院舉辦名家畫展時，我們特意邀請老范作為嘉賓參加，記得當時我們曾經有約，等您一百歲的時候，我們要給您舉辦一次「范敬宜個人書畫展」。

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您摯愛着這片土地和人民，您的筆下始終流淌着深沉的愛和吶喊；作為一名總編輯，您關愛着您的每一位屬下和學生，您的人格永遠呵護、激勵着他們的成長。

老范，可敬可親的總編輯，可敬可愛的良師益友，我們永遠的楷模，一位真正大寫的人。

輯錄友人張子兄《蘭陵王》一曲，以沉痛悼念尊敬的范敬宜先生。

幾年老，曾經野徑村道。雪過後，樹上樹下，留丹色態柿落葉。斑斕寂寞，含笑。鐵幹不倒。真浩漫，驛馬來往，傳信城旗鳴霜角。夢裡春光，見花開葉萌，雨順風調。九州生民鋪書稿。舒遠目無限，天涯無盡，更向形上逾溫飽。止豐收稻。心遠，路多少？漸東方魚白，曙光初照。峰聲水森烏舟眺。憶日夜兼程，山高月小。不改舊貌，前輩子，崑崙崑。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六日夜於香港

梁思成、林徽因雖然長期在海外生活，但他們更鍾情的卻是中國民族的建築和藝術。從一九三〇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十五年間，他們的足跡遍及中國十五個省的二百多個縣、測量、攝影、研究的古建筑和文物達二千餘處。這些豐富的積累和深邃的建築理念，給後人留下寶貴的財富。

位於北京市東城區北總布胡同三號（現在北總布胡同二十四號）的故居，是林徽因和梁思成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七年間的住處。這方院落裡曾經有過名噪京華的「太太的客廳」，聚集過中國文化界名流。

「太太的客廳」實際上變成了一個俱樂部 and 文學沙龍，經常集聚著一批文人墨客在此高談闊論。就是在這闊客廳裡，每到周末，金岳霖、徐志摩、蕭乾、沈從文……這些中國文化史上傑出的人士就會聚集一起，在陽光中暢敘。

北總布胡同位於東城區東南部，因清朝屬鑲白旗，清乾隆時稱城隍廟胡同。因街內有一城隍廟得名。此廟建於明萬曆十八年（一五九〇）。清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重修，彼時香火甚盛。次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香火自此開始蕭條，宣統時稱城隍廟大街。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因廟有礙交通，遂拆毀。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稱北總布胡同。北總布胡同二號原是用建協和醫院的餘料所建，是美國煤油大王洛克菲勒基金會董事長為其父母蓋的。抗日戰爭時一個日本官僚曾經在此居住。日本投降後，此宅被收歸國有。根據停戰協定，為調處國民黨、共產黨之間的軍事衝突，成立了軍事調處執行部，簡稱軍調部。中共代表葉劍英、國民黨政府代表鄭介民、美國政府代表羅伯森，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也參加。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此宅為軍調部國民黨代表駐地，後又歸國民黨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運璿居住，解放後成為某單位宿舍。北總布胡同三十二號曾是北平國立藝專的舊址，後來成為人民美術出版社的社址，直至今日。

個車接都沒同意，他自己坐着長途汽車過來的。」

兩個月後的七月份，報社在桂林開全國發行會議，會中總編輯做報告，講到整治行業不正之風，加強隊伍建設，當着全國各地宣傳部領導和記者站全體工作人員的面，老范又一次點名要我站起來讓大家看一看，當時我真是很不好意思。

當時的《經濟日報》條件遠不如現在，大家擠在王府井的六層小紅樓裡辦公，總編輯、副總編輯每人都是一間十幾平米的小房，老范的辦公室連個空調都沒有，記者出去採訪條件也很苦，但大家在老范這樣的領導手下工作，始終能夠感受到一種成長的快樂，工作的熱情、激情永遠是飽滿的。

老范走了，這樣的離去，是每一位曾經在他身邊工作過的人的銘心的惋惜和痛楚。老范，您為什麼不能活過一百歲呢？

記得〇六年《中國書畫》雜誌在國家書院舉辦名家畫展時，我們特意邀請老范作為嘉賓參加，記得當時我們曾經有約，等您一百歲的時候，我們要給您舉辦一次「范敬宜個人書畫展」。

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您摯愛着這片土地和人民，您的筆下始終流淌着深沉的愛和吶喊；作為一名總編輯，您關愛着您的每一位屬下和學生，您的人格永遠呵護、激勵着他們的成長。

老范，可敬可親的總編輯，可敬可愛的良師益友，我們永遠的楷模，一位真正大寫的人。

輯錄友人張子兄《蘭陵王》一曲，以沉痛悼念尊敬的范敬宜先生。

幾年老，曾經野徑村道。雪過後，樹上樹下，留丹色態柿落葉。斑斕寂寞，含笑。鐵幹不倒。真浩漫，驛馬來往，傳信城旗鳴霜角。夢裡春光，見花開葉萌，雨順風調。九州生民鋪書稿。舒遠目無限，天涯無盡，更向形上逾溫飽。止豐收稻。心遠，路多少？漸東方魚白，曙光初照。峰聲水森烏舟眺。憶日夜兼程，山高月小。不改舊貌，前輩子，崑崙崑。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六日夜於香港

域外漫筆

飛抵德國德累斯頓機場已是當地時間晚上七點鐘，德累斯頓是我們即將要訪問的薩克森州的首府，也是德國東部重要的文化、政治和經濟中心。

一下飛機，德方工作人員就把我們接到早已安排好的賓館內，簡單吃過晚飯，我便和幾位同事到外面採購日常生活用品。德國的朋友告訴我，距離賓館不到一公里就有一個名為 Plus（鋪路石）的超市。同事去挑選生活用品，我則逕自來到香煙區，選了兩包「大衛杜夫」後就站到了結賬隊伍的最末端。不到十分鐘的時間就輪到了我，營業員先是衝我點頭一笑，然後伸手把我手中的香煙接了過去。動作利索的營業員逐一掃描了條形碼，顯示屏上立刻出現了價格，兩包香煙總共六點二歐元（折合人民幣約五十四元）。回到賓館，我和同事們迫不及待地拆開香煙包裝，品嚐起那獨特的煙草味道。

根據行程，兩天之後，我們要前往德累斯頓工業大學進行訪問。出發前整理衣物時，我發現自己的領帶不知什麼時候被刮壞了。無奈，我只好快速來到那家 Plus 超市，選購了一條顏色差不多的領帶。和那天結賬不同，每位營業員在刷商品條形碼前都拿着一張照片照着顧客的臉一陣比對。我暗想，用這種辦法協助警局查找通緝犯無異於白費功夫。當我把領帶遞過去時，那位身材稍胖的中年女營業員同樣也將我好一番打量，突然，她的嘴巴張成了「O」型，接着像發現新大陸似的用德語對其他工作人員喊道：「嘿，就是他！」話音一落，所有人的目光瞬間聚集到我身上。我頓時慌了神，連忙把雙手攤開示意自己並沒有做什麼違法的事情。半分鐘後，我被請到了休息室。

超市工作人員給我倒了一杯水，開始滿臉誠意的向我道歉，面對對方的態度，我更加莫名其妙了。對方跟我解釋說，兩天前的晚上，我曾經在該超市買過兩包「大衛杜夫」的香煙，當時營業員收了我六點二歐元，但是超市在當晚八點接到總店通知，從八點十五分起，每包「大衛杜夫」牌香煙降價三歐分，我結賬的時間是八點十五分十七秒，但是當時超市的電腦出了三十秒的故障，以至於沒有及時連上總店的價格數據庫……「很抱歉，我們得將您多支付的六歐分（折合人民幣約五角）退還給您，請您核對一下……」

看着被退回來的錢，我問他們：「你們把我的照片打印出來，這些成本早已遠遠超過六歐分了吧。」對方回答，當時購買這種香煙品牌的還有兩個人，由於他們是用會員卡支付的費用，所以很好聯繫。因為聯繫不上我，他們才從監控錄像中拍攝了我的照片，發到每一位營業員的手中，至於打印照片的費用，那是必須要花錢的。聽對方這麼一說，我半開玩笑地問：「假如我今天沒來購物，以後也不再來了呢？」「如果一年之內聯繫不到您，我們會把這部分錢捐到福利院……」對方極其認真地說。

雖然只有六歐分，但我確乎感受到了德國人對我的那份尊重，也正是因為這六歐分，我對德國人又增添了一份敬重。他們這種該花的錢一分不省，不該賺的錢一分不賺的經營理念和認真負責的做事態度，彰顯了一個民族的商業水準與處世之道！之後，每當想起這件事情，我的心裡總會生出一份感動和力量。